

劉海粟

书画鉴赏

【上卷】

西泠印社出版社
◎ 岑其著

惺華先生 正之

海粟



十月江南野色分
魚莊秋浦見沙痕
只自勇而無忌
水著我洲花笠澤
雲

甲申十月既望 劉海粟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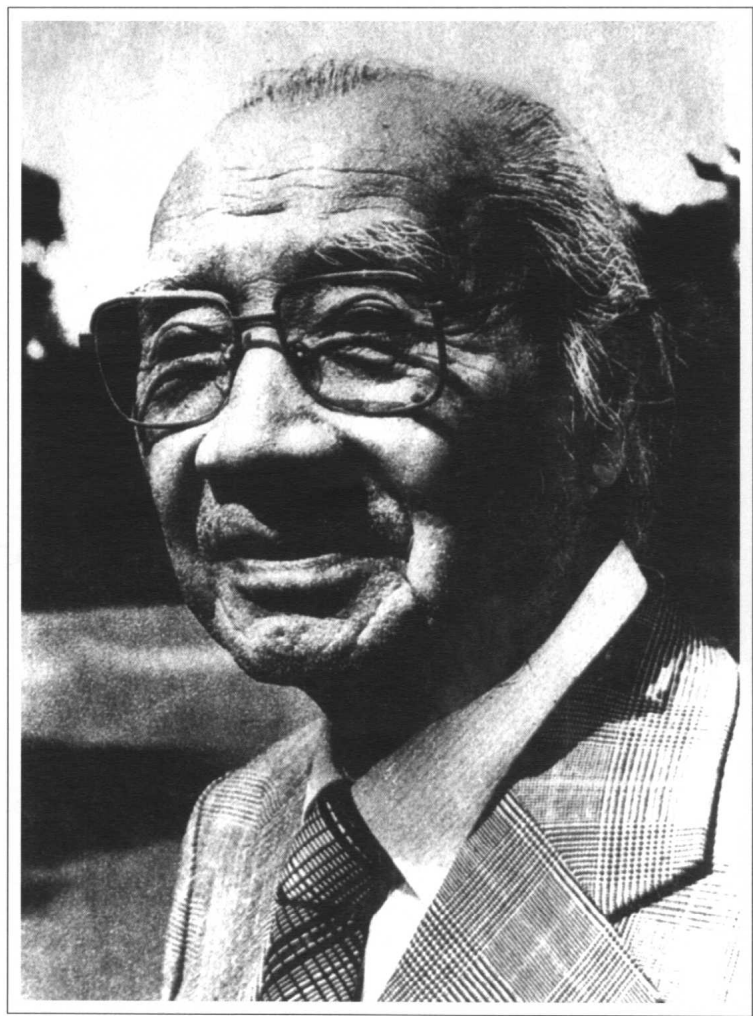
刘海粟书画鉴赏 (上卷)

岑其 著

西泠印社 出版社



谨以此书献给艺术大师刘海粟诞辰 110 周年
(1896-2006)



刘海粟大师（1896-1994）



茶花锦鸡



虬龙图







本书作者岑其与海粟夫人夏伊乔、女儿刘蟾女士

目录

上 卷

引言	1
刘海粟论	4
一、中西融合与艺术革命	4
二、海粟之狂与十上黄山	16
年谱	36

下 卷

刘海粟作品鉴定与行情	1
款识	8
伪题款	24
印鉴	29
真迹·伪作	56
报刊评论索引	176
后记	182

引言

1912年11月23日，17岁的刘海粟和乌始光等同仁把“上海图画美术学院”的衔牌挂在上海乍浦路一幢小洋楼的门前，中国美术史上第一所美术专门学校就诞生了。“刘海粟”这个“惊世骇俗”的名字终成为中国近代美术史上新美术运动的伟大拓荒者。

“为艺术而生，也愿为艺术而死”，这是刘海粟先生百年人生的写照。刘海粟先生创办学校之时曾呼喊“美术就是人生”，“高尚艺术才是人类文化的象征”，他的一生与美术相连，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1989年，台湾《民生报》有一篇特稿写道：“刘海粟是现代中国画坛上备受争议的人物。17岁起在上海画坛崭露头角，获得‘艺术叛徒’之名，七十年代被打成‘反革命分子’，1977年复出，到各地画展，又引起议论。1989年来台，也引发了不同话题。谈论刘海粟的更是为数不少，徐志摩说：‘你尽可以不喜歡他（刘海粟）的作品，你尽可以从各方面批评他的作品，但在现代作家中，你不能忽略他的独占地位。他是在那里，不论是粗是细。他不仅在那里，他并且强迫你的注意。’……”

1990年3月16日，在美国加州河滨市市长赠予刘海粟先生加州荣誉市民证书，又以他名字命名的基金会正式成立，并宣布3月16日为“南加州刘海粟日”，为宏扬中华民族文化，为了让世界理解认识中国的文化艺术，耄耋之年的刘海粟先生仍然孜孜不倦地宣传着，工作着，志在报国。

1990年3月26日在香港大学的冯平山博物馆附近兴建“刘海粟中国现代美术馆”，接着海老家乡常州也建立了他的美术馆。1994年在江泽民主席的关怀下，一座现代化的“刘海粟美术馆”在上海虹桥开发区兴建。

1994年3月16日这天是海老百岁生日的庆典之日，虹桥宾馆，披红挂彩，祝寿的花篮在门外叠得像花山一般，嘉庆堂中，欢聚了来自海内外的六百多祝寿嘉宾。两面大屏幕上，交相放映海老的作品和江泽民总书记参观他十上黄山画展和寿堂庆典录像。

美术馆落成和百年华诞，双喜降临，海老大红羊毛衫，外套西服，容光焕发。夏伊乔夫人玫瑰红上衣，雪白的披肩，光彩照人。

海老从上个世纪走来，横跨了两个世纪，正在进入第三个世纪，他在跨越一个世纪的生涯中，胆识独具，他站在世界的峰巅，俯视东方艺术，博集众美，融汇古今东西。他是一颗巨星，光耀了中国画坛，也为世界艺坛添了异彩。百年人生，载誉天下，荣膺三十多项国际荣誉。他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

艺术就是他人格和生命的表白。

尽管他的人生毁誉参半，尽管误解和诽谤没有离开过他，可他觉得无愧人生！

刘海粟先生是中国近代美术教育事业的奠基人之一，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创造者，中国新美术的一代宗师，他的一生就是一部中国现代美术史。

1988年9月12日，“刘海粟十上黄山画展”在上海美术馆开幕，我有幸见到海老真容（这也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见面），展出的海老精品中回旋着一种惊人的力量，一股雄浑泼辣的力量，是海老特具的坦荡心胸和刚强意志的总和。海老气吞山河，登峰造极的气魄和艺术魅力，海老报国爱国的彤彤之心深深吸引了二十岁的我，我看了三天的画展和有关海老十上黄山的录像，使我激动又感动，可以说从这一天起，改变了我的一生，也注定了我的一生与海老有缘。虽然只有一次见面并且没有说一句话，而海老的艺术人生和追求真善美的品格从此鼓舞着我，一直是我人生追求的坐标。

“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

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

何等宽广的胸怀啊！海老一生经历了数不清的风雨和苦难，他却爱写陈眉公辑录《小窗幽记》中的对联。“能忍人所不能忍，方能为人所不能为”，苦难造就了他的伟大，也造就了他的辉煌。

1990年始，我开始留意着社会上流传的海老作品。1994年8月7日海老在上海仙逝，后国内的拍卖会上经常有海老作品面世。因当时我经济困难，只能观望拍照存记，来填充购藏的欲望。1997年后我着力大量收购刘海粟先生作品，沿着海老生前去过的国家和地区、城市探寻。功夫不负有心人，在

新加坡、香港、台湾、日本等地收购不少海老中晚年的精品佳作后，拜会了夏伊乔夫人及刘蟾女士，得到她们的指教和帮助，给我很大鼓励。作为对海老作品的痴迷也好，作为对海老作品经济价值的投资潜力巨大也好，我坚定不移地把海老的艺术继承发扬、宣传和推广为己任。近几年，有的杂志上刊登了有关“诽谤”甚至恶意攻击海老的文章，使我吃惊，又好气又好笑。在我投入大量资金四处搜集海老作品的过程中，有很多人给我泼冷水，劝我放弃这个投资计划。如今，海派中有很多名家的作品价格暴涨，画坛上二流画家的作品都在5-10万1平尺，而海老作品拍卖最高价亦如此价格。我的回答是“缘分”和无法割舍的“感情”。海老雄浑博大的艺术品格和那种震撼人心的艺术感染力，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写下光辉灿烂的一页，他的业绩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是任何人或任何时代都不能否定的。

2006年3月16日将迎来海老诞辰110周年纪念日（海老生于1896年3月16日），我通过努力，搜集历来有关海粟先生的报刊杂志及专集，一切能够找到的都找到了，其中有《海粟艺术集评》、《海粟黄山谈艺录》、《齐鲁谈艺录》、《海粟诗词选》、《刘海粟传》、《艺术论文集》、《刘海粟年谱》、《艺术叛徒—刘海粟》、《存天阁谈艺录》、《沧海人生—刘海粟传》、《海粟艺术随笔》等三十余种资料，更有幸的是在新加坡、香港等地搜集到海粟生前与画友、弟子交流的照片及大量信函。几年前我就有一个构想，把有关海粟先生的文章资料集中编辑成《刘海粟研究》，以方便大量喜爱海粟大师的读者阅读，更好地、全面地推广海老的艺术及品格，向世人重新描述这位伟大长者的风雨历程及辉煌人生。

海粟不朽，艺术长存！

谨以此书献给最敬仰的海粟老人。

2005.8.8 凌晨4:00 于大德堂灯下

刘海粟论

一、中西融合与艺术革命

纵观几千年的中国绘画史，能开宗立派，承前启后的画坛巨匠不过几十位而已，如隋唐展子虔、吴道子、王维、李昭道等，如今只是传说中的迷，真迹无从考证。五代至两宋有荆浩、董源、巨然、黄筌、徐熙、李成、范宽、郭熙、李公麟、赵佶、梁楷等等，而元至明清至近现代有赵孟頫、黄公望、吴镇、倪瓒、王蒙、文徵明、徐渭、董其昌、陈洪绶、石涛、八大、任颐、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刘海粟、徐悲鸿、潘天寿、林风眠、张大千、傅抱石、李可染、黄胄等等，个个都是中国画坛响当当的人物，也是世界美术史上的骄傲。如果没有这些巨匠，中国美术史将是一片苍白。假设缺少其中一位，都会让中国绘画史显得逊色，而刘海粟百年风云、波澜壮阔、惊世骇俗的艺术人生，其争议之多、传奇之甚、影响之大，他那浩如沧海的一生，我想在中国绘画史上任何一位巨匠不能望其项背。

刘海粟先生为我国近现代艺术教育之开拓者并奠基人，先生学问艺术之渊博深邃，固足为世重，而其于我国艺术界起衰振颓另辟新径，实占文化史上重要的一页，其功尤不可泯也。

海粟先生于1912年创办上海图画美术院，此为中国第一所正规美术学院，后又首创男女同学，树立中国教育界之新风尚。先生主张青年学生应解放思想，反对束缚艺术个性，重视基本训练之素描教学，提倡写生。更重要的是他在当时那黑暗社会、黑暗画坛的重重阴霾毒雾包围中，独具胆识，在深刻考察东西方绘画的基础之上，站在



巴黎歌剧院（油画）

世界的峰巅俯瞰东西方绘画发展的潮流，掌握艺术的规律，扬弃糟粕、取精用宏、融会中西，成为我国当代画坛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最早的探索者和实践者。

海粟先生早在1923年，明确指出：“皆未明国画之为国画，西洋画之为西洋画也。殊不知万国作画，皆逐时代而递嬗，故欧洲古典派之画与唐画相同，写实派之画与宋画相当，以至元画废弃形似，倡为士气，即与印象主义之元祖也，其画其论，以视今日新艺术思潮又如何？”“近来西洋画行将尽量输入，一般皮毛未窥而对国画动辄妄加批评者，是皆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也。美专高师科诸同学，对于国画与西洋画并皆研究，其中英绝之士应运而兴，类能融合中西……不啻于我国画界辟一新纪元也。”

《文人画集序》是海粟先生对当时中西文化激烈碰撞之际盲目迷信中国画而大骂西洋新派画的回答。海粟先生认为：“自清代以降，中国画一往滔滔，呈不可救药之势焉。”他多次游欧之后，对西方绘画发展的利弊成败了如指掌，他在《石涛与后期印象派》一文中写明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他之所以能判断欧洲艺术中的精华与糟粕决定弃取，一定要归功于他对中国民族传统绘画所具有的高深涵养和深邃理解。海老对《六法论》、《古画品录》、《芥舟学画篇》、《石涛画语录》等等我国传统绘画理论早就进行了研究，并且将我国绘画的发展与西方绘画的发展进行对照，来探索艺术发展的真谛。海粟先生在这场中西优劣之争中，不是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作出亦此亦彼的选择，要求“中西融合”，国画与西画一起研究。

所谓“中西融合”不仅仅是一个空间的地域概念，即以“中”指称狭隘的“民族性”，而以“西”则指“世界性”。这一西方中心论的地域文化概念，便导致了八十年代文化热中不走“中西融合”道路中国就将被“开除球籍”的危言耸听。“中西融合”更是一个具有时间性的时代概念，即以“中”指称保守的“传统性”，而以“西”指称革新的“现代性”。这一概念，清初石涛“笔墨当随时代”的口号充



徐悲鸿册页



林风眠册页

分地揭示了革新的意义和价值，这与当时的正统派“四王”吴恽等最典型的对立和争论。

到二十世纪，画家们所面对的“当随时代”便是中西地域文化的碰撞和融合。在当时，致力于倡导并实践“中西融合”的艺术道路以开辟中国画学新纪元的有：刘海粟、徐悲鸿、林风眠为杰出代表。但三人对于“中西融合”的立场则完全不同。海粟先生主张中西绘画“相同”的立场为基本，他认为中国艺术优于西方艺术；他认为“元四家”的逸气，石涛上人的野趣与西方新艺术相合，他对于中国艺术是如此地自信，所谓“世界艺学，实起源于东方，东方艺学，起源中国”；他认为揭发古人之精蕴，融合西方以大昌中国画的传统，热情地高扬写意野逸派的创作思想。